

臺灣原住民有關星辰的觀念與神話

山田仁史*

摘要

星辰神話的研究，伴隨著一些困難。這是因為根據地域或時代的不同，資料的內容存在很大的差異。此外，各民族對於星辰的關心程度、態度，或調查者的興趣、知識水平等，都會影響到紀錄的多少、粗細。若從宗教民族學的角度進行星辰神話的比較研究，我們發現，人類的生產和生活跟天體觀念、神話有很大的關係。例如狩獵民族把一些星座視為獵人和他的獵物。昴星團跟農耕生活的關係也很密切：它的出現和消失是農耕曆法的基礎。獵戶座（Orion）和航海有關：它起著給航海者指示方向的作用。雖然台灣原住民星辰觀念和神話的資料並不多，但卻有自己的特色。

(1) 泰雅族和賽德克族認為太陽被射時迸濺的血液變成了星辰；雅美（達悟）族把星星看做是「天的眼睛」。(2) 阿美族、卑南族、排灣族都有關於兩兄弟殺死父親的神話。在一些傳說中，兩兄弟最後變成了星星。有趣的是，在一些故事裡，他們還偷甘蔗：這可能是東南亞的〈星型羽衣說話〉的變形。這類故事應該是在農耕社會產生的。(3) 鄒族的星辰神話中，某一種星座的出現預示著農作的開始；泰雅族把金星看成獵人射熊。(4) 雅美族在夜空中看到漁

* 日本東北大學準教授

2 新世紀神話研究之反思

船被鯊魚追趕。(5) 阿美族的一則故事提到女人跟鹿生了小孩，小孩們因慚愧而昇天，變成星星（昴星團？）；巴宰族的〈夫妻星〉故事說的是女人愛上了男人，至今仍在夜空追著他。

關鍵詞：台灣原住民 Taiwan aboriginal peoples、星辰 star、星辰神話 astral mythology

Astral Concepts and Folklore among the Austronesian Peoples of Taiwan

Hitoshi Yamada*

Abstract

In studying myths and folklore on stars, we are confronted with difficulties caused by inconsistent materials in various areas and ages. Each ethnic group's attitude towards, or interest in, stars, together with those of each researcher's, can affect the matter. When however studying astral myths and folktales from religious-ethnological perspective, we find that economical modes are deeply connected with astral concepts and folklores. Thus some constellations are regarded as hunters and their games, the Pleiades are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calendar, the Orion to navigation techniques in seafaring, etc. Though astral concepts and folklore are not many among the Austronesian peoples of Taiwan, they share some of above characteristics.

(1) The Atayal and the Sediq say that the blood shed by the sun when shot down became stars, while the Yami (Tao) believe that stars are "eyes of the sky." (2) The Ami, the Puyuma and the Paiwan share tales on two brothers committing parricide. In some of the tales, the brothers turn into stars in the end. Interestingly they rob sugarcanes in some versions, a feature which reminds of Southeast Asian "star-type swan maiden" tales. (3) The Tsou tell of some constellation as appea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al cycle, while the Atayal see the Venus as a hunter shooting at a bear. (4) One of the constellations of the Yami describes a fishing boat followed by a shark. (5) The Ami have tales of a woman begetting children with a

* Associate Professor, Tohoku University

4 新世紀神話研究之反思

male deer, and the kids became stars from shame. Another tale of romance is one among the Basay, in which a woman loves a man and continues to follow him in the night sky.

Key words: Austronesian peoples of Taiwan, star, astral mythology

臺灣原住民有關星辰的觀念與神話

山田仁史

黃綠萍 譯

一、前言

要研究關於星辰的神話，困難也隨之而來。這是因為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能夠利用的資料的粗細程度存在很大的差異。大林太良曾經就銀河和彩虹的研究這樣論述過：「我曾經以為在世界各地都會有很多關於銀河和彩虹的資料，但是當我著手開始收集的時候，我才意識到當初的想法是錯誤的。並不是每個民族都有這個方面的報告。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調查不夠充分，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些民族本身對於銀河和彩虹這些東西毫不在意。即使是比較在意，也有可能像 Ainu 人對待彩虹的態度一樣，把銀河和彩虹看成是可怕的應該避諱的東西，因此既不會去說，也不會去記錄。還有就是對每一種文化進行調查彙報的研究者，有的人對這些問題很感興趣，有的人則完全不然。基於上面的各種原因，可以利用的資料根據地域和民族的不同在數量上是不同的」¹。

星辰的神話研究在這一點上是一樣的。各個民族對於星辰的關心程度，持有的態度，調查者的興趣及知識水平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記錄的多少、粗細的差別就產生了。在這種背景下，對星辰神話進行比較研究的時候，肯定有很

¹ 大林太良：《銀河の道 虹の架け橋》（東京：小學館，1999年），頁21。

多研究方法是可行的。我想採用的是其中的一種，也就是從我的專業宗教民族學的角度來進行研究。具體的說，與人們的生活與生產密切相關的對於天體的認識，是如何反映到星辰神話中去的這樣一種視角。

早一個世紀前，這種視角就在德國民族學家 Paul Ehrenreich 的著作《一般神話學》中有所體現：「雖然人類觀察星辰的歷史與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但是人類進行星辰觀察的原始形態與後來的計算型的天文學沒有任何關係。最初海洋民族或是草原民族通過星星來確定方向，星辰觀察就是應這種實際需要而產生的。之後，人們通過占星來確定節日，祭祀和儀式的時間。農耕的發展本身就是一直以對星星的觀察為前提的，星星指示著季節的推移和農作的順序」²。

同樣，日本的野尻抱影也這樣說：「原始時代的農民，在通過草木開花、結果、葉落，野獸換毛，候鳥南遷等現象感知季節的同時，他們也知道星空會隨著季節變化，並把這種變化作為自然的曆法。當時的航海者們乘著簡陋的小船出海的時候，自然也是通過星星來判斷方向。我們不應該忘記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星座被創作了出來，早期的天文知識也開始萌芽」³。像這樣以緊密聯繫生活的觀察態度來研究，我們發現在日本各地的方言中，有很多星座是用農具的名字來命名的。⁴

說起與生活聯繫尤其緊密的神話，空中狩獵（Cosmic Hunt）、昴星團與農耕曆法、住吉神與獵戶星座的神話可以算是其中的典型。首先，把特定的星座看做是獵人和他的獵物的這種狩獵民的世界觀，廣泛的分布於北亞至北美大陸區域。慕尼黑大學的 Otto Zerries 曾經指出，這是古代新舊兩個大陸間交流

² Ehrenreich, Paul. 1910. *Die allgemeine Mythologie und ihre ethnologischen Grundlagen*.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P127-128。

³ 野尻抱影《星の神話傳説集成》（東京：恆星社厚生閣，1955年），頁286。

⁴ 參見磯貝勇：〈星の和名と民具〉《旅と傳説》1939年，16頁。野尻抱影：《日本星名辭典》（東京：東京堂出版，1973年）。野尻抱影：《日本の星：星の方言集》（中公文庫）（東京：中央公論社，1976年）。

的產物。⁵ 近年，俄國聖彼得堡人類學民族誌博物館的 Yuri Berezkin 在對空中狩獵這一主題的神話進行了大範圍的比較研究以後，指出了 3 種類型的存在。第一，把北斗七星看成是 3 個獵人和他們的獵犬在追一隻熊或是鹿。第二，把獵戶星座的三顆星看成是鹿或是羚羊，把旁邊的星星看成是命中獵物的箭（後來又出現了子彈的說法）。第三種類型是，把獵戶星座看成是獵手，把仙後座或是昴星團看成是獵物，或者是把昴星團看成是獵手。⁶

此外，與農耕曆法有著廣泛聯繫的是昴星團（Pleiades）。在世界各地的農耕社會，這個星座的出現和消失，也成為與雨季旱季的交替有著密切關係的農耕曆法的基礎。⁷ 一般認為與航海有著密切關係的是獵戶星座的三顆星。日本的住吉三神——底筒之男、中筒之男、上筒之男被認為與其有關係，⁸ 攝津（大阪）的住吉神社的三座並排的正殿也被認為與獵戶星座的三顆並排的星星有關係。⁹

瞭解了以上知識以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台灣原住民的星辰觀念和神話。首先為大家說明一下參考的資料，之後將從星辰觀念和神話與生產、生活環境的關聯，以及與東亞、東南亞的星辰神話進行比較的立場來做若干的考察。本文旨在介紹台灣原住民的星辰觀念與神話的相關材料，以便於在這方面進行更深層次的比較研究，因此並不對每則文本的內涵和意義進行詳細地分析。

⁵ Zerries, Otto. 1950-54. Sternbilder als Ausdruck jägerischer Geisteshaltung in Südamerika. *Paideuma*, 5:220-235。

⁶ Berezkin, Yuri E. 2005. Cosmic Hunt: Variants of a Siberian — North American Myth.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22): P141-150.

⁷ 參見：Andree, Richard. 1893. Die Plejaden im Mythos und in ihrer Beziehung zum Jahresbeginn und Landbau. *Globus*, 64: 362-366. Frazer, James George. 1912. *Spirits of the Corn and of the Wild*, 2 Vols.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3rd ed.; Part V). London: Macmillan. 307-309. Hirschberg, Walter. 1929. Die Plejaden in Afrika und ihre Beziehung zum Bodenbau.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61: 321-337.

⁸ 野尻抱影：《星の神話傳説集成》（東京：恆星社厚生閣，1955年），頁 18-20。

⁹ 林太良：《私の一宮巡詣記》（東京：青土社，2001年），頁 310。

關於參考的資料，1895 年至 1945 年的日本統治的半個世紀裡收集來的資料構成了台灣原住民神話的基礎。其中，佐山融吉與大西吉壽編著的《生蕃傳說集》一書對星辰神話進行了總結，¹⁰ 筆者會盡量將原出處也標示出來。松本武男的《星に絡る台灣蕃族の傳説》可以作為《生蕃傳說集》的資料解說來閱讀，¹¹ 此外岡田謙的《ツォウ族と星》、¹² 金關丈夫的《紅頭嶼ヤミ族の蝎座に關する傳説》等報告也可供參考。¹³

二、星辰觀念

星辰觀念，也就是台灣原住民把星辰看做是什麼，這方面的資料非常匱乏。但在一些故事裡，我們至少能發現他們星辰觀念的痕跡。泰雅族流傳著古代的勇士射日時，太陽迸濺的血液變成星辰的傳説。

【事例 1】「古時候有兩個太陽，其中一個降落，另一個就升起，輪流照著世界，無晝夜之分。人們因此無安息之時；加上熱氣強烈，草木枯死，人畜困苦。於是大家商議射下其中一個太陽，以免遭其毒害。終於決定遠征，選青年男子五名擔當此任。五名勇士急忙朝太陽的方向前進，但路途遙遠，經過數十年仍前途漫漫。而同行者中的一人病死，於是其中的兩人返回番社，報告經過情形，另外兩人則仍繼續前行。回到番社的兩人述說了事情的始末，認為番社應派出後援隊。數名後援隊員於是個背負了一名幼兒，有攜帶橘子和小米等種子前往，一面沿途在路旁播種，一面趕路。在半路趕上了先遣隊的兩名，而這兩人已成白髮老

¹⁰ 佐山融吉／大西吉壽：《生蕃傳說集》（台北：杉田重葎書店，1923 年），頁 355-370。

¹¹ 松本武男：〈星に絡る台灣蕃族の傳説〉《台灣時報》1935 年，頁 40-48。

¹² 岡田謙：〈ツォウ族と星〉《科學の台灣》1934 年，頁 14。

¹³ 金關丈夫：〈紅頭嶼ヤミ族の蝎座に關する傳説〉，金關《南方文化誌》：5-7。（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4 年）。

人，走路不便，顯得老態龍鐘，但受到後援隊員的鼓勵，仍繼續前進。途中又有人死亡，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時僅剩下三人，這三名都是離鄉時被背出來的幼兒長大成人的。於是這三人把箭搭在弓弦上射太陽，卻沒有射中目標，太陽又西落了。接著從東方升起另一個太陽，再向它射第二箭，竟射中太陽的中央，忽然從天上落下大血塊，其中一人被打破頭以致死亡，而太陽也在那瞬間失去燦爛的光輝，僅剩下蒼白的光芒。現今稱為月亮的，即是被我們的祖先射中的那個太陽，而稱為星星的，則是那時從太陽迸散出來的血滴」（小島等 I: 32-33 中譯版 25-26）。

太陽被射時迸濺的血液變成星辰的傳說也同樣流傳於泰雅族（流傳地不明）¹⁴、白狗群 Mstubon 社¹⁵、舍加路群¹⁶、賽德克族 Truku 群¹⁷、內太魯閣群等地（關於射太陽的故事可參考：山田仁史：《太陽の射手：日本、台灣と周囲諸民族における〈太陽を射る話〉の比較研究》¹⁸）。這是一種把太陽、月亮與星星看做同一類的觀念。

雅美（達悟）族把星星看做是「天的眼睛」。以下出自於 de Beauclair 女史的調查記錄。

【事例 2】「東南亞的各民族與雅美族都存在著這樣的信仰：天地曾經非常接近，一個力大無比的男性巨人將天地分離開。雅美族認為，很久很久以前，天地是被黃金的梯子連接起來的。據鹿野（1941）說，他曾

¹⁴ 森丑之助：《台灣蕃族志》第 1 卷（台北：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17 年），頁 253-256。

¹⁵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I（台北：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台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頁 334-335。

¹⁶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II，頁 48。

¹⁷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III，頁 85。

¹⁸ 山田仁史：《太陽の射手：日本、台灣と周囲諸民族における〈太陽を射る話〉の比較研究》（1997）京都大學大學院人間、環境學研究科修士論文，未刊，頁 321-324。

經聽說過最初的人類沿著這個黃金的梯子從天而降的說法。天地分離以前，魚從海裡跳到天上，被粘在那裡變成了銀河。星星被稱為 mata-no-angit，也就是天的眼睛。人們知道很多星座，並給它們命名。雅美族還在月亮表面，看到了掛在不斷生長的樹上，向天空靠近的銀頭盞的影子」。¹⁹

這裡除了有把星星看做是「天的眼睛」的觀念，還出現了天地接近、分離，把銀河看成是魚等說法。²⁰ 總之，關於台灣原住民星辰觀念的資料非常少。下面來看一下星辰神話。

三、星辰神話

首先分布在阿美族、卑南族和排灣族一部分的兩兄弟殺死父親的歷險記很有特色，值得一提。關於這個主題的神話有很多版本，在這裡只列舉其中一個尤其值得注意的事例。出自卑南族知本社的記錄。

【事例 3】 [Vagina dentata] 很久以前 Katagulian、Pakulian 兩兄弟狩獵歸來經過海岸的時候，看到岸邊飄著一個箱子，出於好奇兩兄弟用長矛把箱子挑上來一看，裡面竟是一個絕色美女。兩兄弟強行解開她的衣服，發現她的陰部長著白色的牙齒。兩人倆找來一條狗試了試，狗的陰莖瞬間就被截斷了。於是兩個人用砂石磨掉牙齒，再找來一條狗試了試，這一次沒有任何被咬的痕跡。這時 Katagulian 想把她占為自己的妻

¹⁹ de Beauclair, Inez. [1957]1986. Field Notes on Lan Yü (Botel Tobago). In: *Ethnographic Studie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Inez de Beauclair*: 1-16.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1-12.

²⁰ 大林太良：《銀河の道 虹の架け橋》（東京：小學館，1999年），頁71、105-106、614。

子，Pakulian 不同意，說她做你的妻子不合適。就在他們倆都想把美女占為己有，站在岸邊互不相讓的時候，不知什麼時候這件事傳到了村子裡，當時的村長 Sihasihaw 知道了以後非常高興，一路小跑來到岸邊，看到兩個人正圍著一個女人為了什麼事情爭執不下。於是他加快步子走到兩個人懇求道：『剛才聽說你們抓到了一個女人，都爭著想讓她做自己的妻子。這樣吧，你們都還年輕，而我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妻子，一個人過著孤苦伶仃的生活。這次你們倆就不要再爭了，把這個女人讓給我吧。』兩個人沒法不聽村長的話，只好把女人讓給了村長。

【殺大蛇(柏修斯型)】之後 Sihasihaw 和女人生了三個孩子，Basakara、Luasayaw 和 Rarihen。三個孩子都長大，轉眼間妹妹 Rarihen 已經能夠到河邊為哥哥們洗衣服了。但是有一天她在河邊洗衣服的時候，不知從哪裡來了一條大蛇，將妹妹吞到了肚子裡。哥哥們在家裡左等右等妹妹就是不回來，於是一起出門去尋找。河邊看不到妹妹的身影，只有衣服留在石頭上。兄弟倆在附近尋找時發現了一個很大的洞穴。他們想是不是蛇把妹妹吞吃掉了，就把長矛伸到洞穴裡面試探，果然一條大蛇出現了。哥哥見狀驚慌失措，轉身就逃。等在後面的弟弟 Luasayaw 沒有逃，他揮舞隨身攜帶的長矛，刺死了大蛇。當他用刀剖開蛇肚子的時候，妹妹的手鐲掉了出來，兄弟倆就這樣帶著妹妹的遺物回到了村子。

【弑父】兄弟倆覺得殺死大蛇這件事情肯定預示著什麼，於是就殺了蜥蜴來占卜吉凶，但是沒有結果。他們又殺了小猴，他們殺了母猴以後得到的神諭是吉。兩個人趕往一個叫做 Suzol 的地方，跟祖母講了事情的緣由，說道：「我們雖然得到了神諭，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做。」祖母告訴他們：「建一個集會所。」兩個人立刻趕回村子，昭告眾人：「我們現在要建一個集會所，五天之內你們不准出家門，否則格殺勿論。」就在開始建集會所的第五天，兩兄弟出門獵取人頭的時候，遠遠看到一個老人帶著黃銅的頭笠朝這邊走來。兄弟倆想敵人終於出現了非常高興，端著槍嚴陣以待。但是仔細一看，那人竟然是父親。弟弟問哥哥：「父親

怎麼來了啊。今天我們是不能放過任何一個敵人的，這怎麼辦才好？」哥哥說：「他是父親不能殺他。」弟弟說：「就算是父親今天也非殺不可。」兄弟倆開始爭執起來。就在父親來到兄弟倆跟前的時候，弟弟突然衝上去殺死了父親。哥哥沒辦法只好放棄，但是既然殺了父親就必須為他？哥哥迅速趕回村裡，想要再次去祖母那裡一趟學習這種技術。跟祖母講了事情的原委以後，祖母大怒：「你們這種大不孝的罪人，我怎麼可能把技術教給你們。」兄弟倆沒有辦法，只有通過鳥的叫聲來判斷吉凶。他們來到山裡聽鳥的叫聲，得到的神諭是：跳舞。兄弟倆就回到村子開始跳舞祭奠父親。誰知兩個人跳著跳著竟然發了狂，做出了偷盜的事情。

[偷甘蔗] 兩個人去卑南社偷甘蔗，剛開始日卑南社的人以為是山貓所為，後來他們夜裡聽到咚咚的聲音，知道肯定是有小偷，就在地上撒了灰警戒起來。兩兄弟不知情，還像前一晚一樣去偷甘蔗，結果在路上留下了腳印，第二天晚上，他們被包圍了起來，弟弟成了俘虜。

[乘風箏逃走] 之後他們每天給弟弟喂蟲糞之類不能吃的東西，弟弟日漸消瘦眼看就要死了。就在這時空中飛來一隻風箏，還伴隨著歌聲。村裡人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弟弟聽到聲音以後，出門請求風箏救救自己。風箏越飛越低，弟弟伸手將風箏尾巴上繫的鈴鐺扯了下來，村裡人非常高興，都俯下身去撿鈴鐺。這樣反復了三次，就在村裡人撿鈴鐺的間隙，弟弟和風箏一起昇了天。中途他把風箏尾巴上系著的刀取了下來，結果刀掉到了地上，正好將一個孕婦的肚子劃開，胎兒飛出體外。

[變成星星] 弟弟與哥哥再次相會，將腹中的髒物都吐了出來。他想與哥哥一起到別的地方去共同生活，但是哥哥說：「我在這個世上多活無益」，就用長矛自殺了。弟弟見狀，說：「我不想殺了哥哥然後自己一個人生活」，就來到母親身邊，說了下面的一番話以後也離開了：「現在我將出門東行。若東邊的天空能聽到雷鳴將會降雨，在西邊則會出現旱情」。不久，Berukatawan 星出現在了東邊的天空。我們現在都是看著它

來播種。²¹

這個傳說是由好幾個主題組成的。包括 *Vagina Dentata*²²、柏修斯（Perseus）型大蛇退治²³、弑父²⁴、偷甘蔗、乘風箏逃走等主題²⁵。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傳說中，後三個主題經常被組合起來，特別是兄弟變成星星的說法非常常見。

例如，在阿美族奇密社的傳說中，兄弟倆變成了兄弟 *linamay* 星與 *vulo* 星，記錄者對 *vulo* 星的描述是：「可能是昴星」²⁶。該村在流傳著只有弟弟變成了「帶刀的人形的星星」這種說法。²⁷阿美族的太巴壠社也流傳著兄弟變成了「看上去像帶著刀」的星星，²⁸兄妹 3 個人，兩個哥哥變成了太陽和月亮，妹妹變成了金星，²⁹弟弟和他的妻子變成了星星等傳說。馬蘭社的版本是，哥哥吃了弟弟種在地裡的稻種之後昇天變成了星星。³⁰

松本認為這些故事中出現的星星是獵戶星座。「在過去的幾千年裡，大多民族都把獵戶星座想像以三連星為中心的巨人。他們想像巨人橫跨空中，

²¹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V，頁 275-277。

²² Yamada, Hitoshi. 2002. *Religiös-mythologische Vorstellungen bei den austronesischen Völkern Taiwans. Ein Beitrag zur Ethnologie Ost- und Südasiens. Dissertation München.* (<http://edoc.ub.uni-muenchen.de/7335/>): 348-349。

²³ 同上，407-408。

²⁴ 山田仁史：〈台灣原住民における首狩〉《アジア民族文化研究》7，2008 年，頁 23。

²⁵ 李玉芬：〈台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的「風箏故事」傳說〉，《消失中的都市部落：台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生活空間的形成與轉變》（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47-81。

²⁶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東京：刀江書院，1935 年），頁 440。

²⁷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VII，頁 82。

²⁸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VII，頁 124。

²⁹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VII，頁 132。

³⁰ 參見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頁 552-553。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VIII，頁 71。

Betelgeuse 是他的右肩，Bellatrix 是左肩，Rigel 和 Saiph 是左右腳，三連星是腰帶， θ (Theta)、 δ (Delta)、 ι (Iota) 是劍。其他民族稱呼他巨人、戰士、武裝的王、獵人、聖者等，他作為權力、勇氣、征服、勝利象徵，似乎總能讓人聯想起在天上戰鬥的勇者」。³¹

說起偷甘蔗與星星的關係，筆者想到的都是大林列舉的〈星型羽衣說話〉的幾個事例。在菲律賓的 Bontok 族、Tinguian 族、Apayao 族，流傳著星星降到地上偷甘蔗，被人抓到以後成了人的妻子這種類型的〈羽衣說話〉。³²上面提到的台灣卑南族傳說裡的這段情節，可能跟這一類故事有關係。

此外，在台灣的泰雅、賽夏、布農、魯凱、排灣、卑南、阿美各族都流傳著天人把粟子裝在葫蘆裡帶下去的天女下凡或者是〈神奇的葫蘆〉這一主題的傳說。筆者曾經專門對此做過研究，³³在此不做贅述。

在剛才列舉的卑南族事例中，兄弟倆變成的星星被看成是指示種稻季節的標誌。下面的鄒族達邦社的故事也提到了指示人們慶祝播種粟子的星星。

【事例 4】「很久以前，村子裡有六個男人。這六個男人，他們違背了在慶祝粟子收割期間不能外出的規定，在粟子收割的慶祝活動開始之前上山，結果一直到活動結束都沒能回來，這樣他們就再也不能回村子了。他們就非常吃驚，當他們坐在木板上思考的時候，木板越昇越高昇到了天上。第二天，被稱為 *fkúu* 的星星出現了。現在，當這顆星星傍晚出現清晨消失的時候，村裡人開始慶祝粟子的播種。據說，使他們昇

³¹ 松本武男：〈星に絡る台灣蕃族の傳説〉，《台灣時報》1935年，頁45。

³² 大林太良：〈中國、東南アジアの星型羽衣說話〉，《山本達郎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 東南アジア インドの社會と文化》上(東京：山川出版社，1980年)，頁330-336。

³³ 參見山田仁史：〈台灣原住民の作物起源神話：オーストロネシア民族學、先史學への一寄與〉，《台灣原住民研究》6，2001年，頁131-134。Yamada, Hitoshi. 2002. *Religiös-mythologische Vorstellungen bei den austronesischen Völkern Taiwans. Ein Beitrag zur Ethnologie Ost- und Südasiens*. Dissertation München. (<http://edoc.ub.uni-muenchen.de/7335/>) : 355-356.

天的是 I'afafeoi 神」。³⁴

根據董同龢的說法，鄒語的 *fkúu* 意思是「the Dipper」，指的是北斗七星。³⁵ 但是岡田認為，在鄒族特富野社關於「北斗七星」，「沒有相關傳說」。他添加了「*fkúu*（十一月左右正上方出現的三列星，每一列有兩顆，加上正中的一顆，總共有七顆星）」一項，對此做了如下的記錄。

【事例 5】「Ya'azuonu（也就是高雄州的鄒族）的人在祭祀人頭的時候，有個獵取人頭的高手碰巧不在。回到村子，看到在集合所村子裡的人已經在舉行儀式了，他非常懊惱，就在他為如何擺脫這種懊惱的心情而煩悶的時候，他突然想到昇天就可以了，於是帶著家裡人共七個人還有兩條狗一起昇了天變成了 *fkúu*。並且他為了讓人們尊敬自己，只在特定的時候出現，六月份左右日落時在東邊出現，四月份時七點半左右從西邊的天空消失。」另外，關於「跟在 *fkúu* 後面走的星星『*yungku*』」有這樣的描述。「魚到了產卵期會到河的上游去產卵，產卵回來以後人們會用石塊將水流截住只留一個小口，然後把用椰子的葉子編成的竹筒放在那裡捕魚。*yungku* 指得就是這種捕魚的工具，因為形狀相似而得名」（岡田 1934）。

雖然以上 3、4 兩個事例還有很有不明瞭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神話都是跟農耕曆法有關係的。下面的這個泰雅族北勢群 Buanan 社的傳說不是關於農耕而是跟狩獵有關係。

³⁴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IV，頁 132。

³⁵ Tung, T'ung-ho. 1964.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mos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48). Taipei: 470.

【事例 6】「很久以前，有一個叫 Yabas Lawan 的村婦，在路上遇到了同村一個叫 Yawa Engehe 的男人。村婦問男人，『你是男人嗎』，男人回答說是。村婦又問，『既然你是男人，為什麼你沒有背著 token（獵取人頭時用來裝人頭的袋子）？你沒有背著 token，就說明你不是男人是女人』。男人非常慚愧，面紅耳赤，說『現在我將昇天變成星星。早上出現在東方射熊的人就是我。如果我是女人，那我將無法射到熊』。第二天，天上出現了一個星星，這就是現在說的啓明星。Yawa Engehe 看到以後對昨天的失言非常後悔，昇天變成了長庚星」。³⁶

世界各地都有這種把啓明星和長庚星區別來看的觀點。可以看出，射熊雖然屬於 cosmic hunt 的範疇，但是把金星看成獵人的觀點明顯與北亞、南北美大陸的各版本是不一樣的。

雅美族的神話不是與狩獵，而是與漁業和航海緊密相關。金關丈夫在 1947 年 5 月進行完調查以後說，「他們關於天體的知識非常膚淺，跟他們的航海技術一樣貧乏。他們知道的，只是幾個星星，幾個星座的傳說，還有很少的一些實際應用的知識」。其中，作為「最有意思的一例」，金關介紹了以下的天蝎座傳說。

【事例 7】「不管在紅頭嶼的哪個地方，只要是晴朗的夜晚往南方的夜空眺望，都能看到一團星群從小紅頭嶼左邊的水平線升起。這就是天蝎座，剛開始出現的部分，像一把倒立的掃帚。他們稱它為『morong no tatala』。它指的是他們駕駛的能載十個人的船（tatala）上高高裝飾在船尾的用雞羽毛做的裝飾品（morong）。

之後出現的是天蝎座特有的閃著紅光的有名的 α 星 Antares。他們稱它為『mivala mata no ngangit』，也就是天（ngangit）的（no）紅（mivala）

³⁶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I，頁 319-320。

眼 (mata)。他們把這個星星稱為天的眼睛。這裡的 mata 是與日語的『眼』相通的南方語的一例，這是大家都熟知的。

漸漸的整個星座浮出了海面。在他們看來，星座的形狀看成跟他們駕駛的能載十個人的船 (cinudkran) 是一樣的。船尾附近坐著兩個兄弟 (mikuti)，也就是 Lambda 和 Upsilon 的兩顆星。兩兄弟拼命划船，因為後面張著大口的鯊魚 (minazokang) 正在追趕他們。

出現在同一水平線的與天蠍座的尾巴相連的鯊魚其實是射手座的一部分。划船的兩兄弟，心裡都在想：『我們是一母所生，絕不可以有犧牲一個去救另一個人的想法』

金關將以上的傳說與分布在塔希提島和日本（「太陽的金綱」），以及美拉尼西亞、台灣（「虎姑婆」）、朝鮮的把天蠍座的 Lambda 和 Upsilon 兩顆星看成是被迫害者追趕而昇天的兩兄弟的傳說進行了比較。³⁷「紅頭嶼的雅美族流傳的兄弟星星被鯊魚追趕的故事，其實是從東亞流傳到南方的這類故事的一個變形。在這裡船和鯊魚之所以會登場，只不過因為那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反映。」他還說，「凡是見過他們在紅頭嶼的日常生活的人，都會覺得他們賦予這兩顆星的名字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此外，故事所反映的內容，也是他們爲了讓聽的人體會到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兄弟之愛，並爲此而感動。我們應該也能夠理解在海上生活的與生死朝夕相伴的人們之間的兄弟之愛是多麼的深厚」。³⁸

那麼星空的愛情故事是怎樣的呢？下面的兩個例子算是這個類型的。

【事例 8】阿美族馬蘭社的〈母親和六兄弟昇天變成七星的故事〉是這樣的。「古時候，有一對非常恩愛的夫妻，丈夫 Canglah，妻子 Hongay，而其所生的男孩叫 Poro，父母對他疼愛有加。可惜好景不長，丈夫

³⁷ 野尻抱影：《星の神話傳説集成》（東京：恆星社厚生閣，1955 年），頁 148-163。

³⁸ 金關丈夫〈紅頭嶼ヤミ族の蠍座に關する傳説〉，金關《南方文化誌》：5-7。（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4 年）。

Canglah 突然臥病在床，Hongay 雖然細心照料，終於還是撒手人寰，留下母子二人相依為命。剛開始，Hongay 很傷心，經常哭腫了眼，也常將兒子抱在膝上，回想亡夫的身影及回憶往事，偶爾還會擺酒祭祀一番（misalisin）。

不過，久而久之 Hongay 就把丈夫給淡忘了。有一天，一隻公鹿迷了路，走進了院子，Hongay 把牠引進家裡當作情夫，瞞著 Poro，尋求肉體的快樂。

有一次，情夫又來了，母親硬要 Poro 出門去觀賞社民們跳舞。Poro 走遍蕃社，就是不見有人在跳舞，只好返家。回到家，想開前門進去，門卻打不開，於是繞到後門，後門也關著。Poro 大聲呼叫母親，卻無回應，只好再繞回前門大喊：「母親啊！我回來了，幫我開門。」母親這時才來開門，而情夫也趁此從後門跑掉。這種情形不下幾十次，後來母親懷孕，生下了無個似人非人的孩子。

母親深怕被社民們取笑，白天總把門關的緊緊地，入夜才帶著孩子們下田耕作，或到河邊洗衣。歲月如流，一晃眼過了好幾年，孩子們都長大了，母親也較不在意外人的眼光，白天亦開門讓孩子們到外面玩耍。但是，孩子們因聽說自己是鹿的兒子，覺得很丟臉。有一天，六個兄弟一起走往東方。傍晚時刻，母親不見孩子回來，非常擔心，出門向鄰居打聽，鄰居說：『大概是中午吧！你那六個孩子告訴我，六天後天上會出現六顆星星，那便是他們變的，然後 poro、poro、poro 地哼唱著，朝東方去了。』母親聽了，傷心地大哭一場，想想如今已無所依，不如跟著孩子們走吧！此時碰巧情夫來到，她一邊說：『讓我好好看看你』。一邊拉著鹿角朝自己的肚子刺入而身亡。因此，每次星星即將消失時會聽見鹿兒啼叫，就是這個原因」。³⁹

³⁹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VIII，頁 71-72。

根據松本的解釋，這七顆星「應該指的是 Pleiades 星團。日本名是昴星團，又被稱為六連星。視力好的人能看見七顆、九顆、十二顆、十四顆，現在容易觀察到的有六顆，一顆三等星，五顆四等星。日本的昴星團傳說提到以前能看到的星星有七顆，它們也出現在希臘、加裡曼丹島、非洲等地的傳說裡」。⁴⁰此外，把鹿當情夫的傳說也流傳在泰雅、賽夏、排灣、卑南、阿美各族，特別後兩個民族出現的情況較多。⁴¹

【事例 9】最後列舉的是伊能嘉矩報告的巴宰族的關於〈夫妻星〉的口傳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個有名的獵人名叫 Yasu，他還是一個很出眾的美男子。有一天，他進山打獵，回來的時候，他的臉被太陽曬黑了。他的妻子出門迎接他的時候，由於他的膚色改變了，妻子竟然沒有認出他是自己的丈夫，回到家裡，看著他還是不相信他是自己的丈夫，於是就離家出走了。Yasu 說，誰能將我的臉洗回原來的樣子，她就會成為我的新妻子。因為他是有名的美男子，所以很多婦女舀來各種各樣的水為他洗臉，其中有一個叫 Amakumel 的婦人，她用野芋葉子盛來的清水效果最好，Yasu 用它洗過臉以後，曬黑的顏色消失了，立刻恢復了往日的英俊。但是由於 Amakumel 相貌醜陋，Yasu 不想履行娶她為妻的約定，他說我為了忠實於我內心的想法，再也不會回家了，之後也離家出走了。其他人勸 Amakumel 說，他可是你的丈夫啊，於是她也追了去。Yasu 逃到了天上，Amakumel 也追了上去，可由於她是瘸子，追不上 Yasu 的速度，實在是可憐。到現在她還在不斷追逐著他。每天天黑出現在南方天空的兩顆星（漢人稱他們是釣魚翁 tiò-hî-ang）就是他們，

⁴⁰ 松本武男：〈星に絡る台灣蕃族の傳說〉，《台灣時報》1935年，頁46。

⁴¹ Yamada, Hitoshi. 2002. *Religiös-mythologische Vorstellungen bei den austronesischen Völkern Taiwans. Ein Beitrag zur Ethnologie Ost- und Südasiens. Dissertation München.* (<http://edoc.ub.uni-muenchen.de/7335/>): 400-401.

上面的一顆是丈夫，下面的一顆是妻子」。⁴²

來看一下松本的解釋。「這兩顆星一般被認為是半人馬星座的一等星 α 和 β 。它們是在內地看不到的極偏南的星，當這兩顆星剛通過子午線的時候，在台灣看它們高於地平線五、六度，兩顆星之間相隔五度閃爍的樣子確實會讓人想像一個在追一個被追。前面的 β 泛著黃光，後面的 α 有些發紅。前者比後者大概高半度。初夏日落以後能看到。南非布須曼人將這兩顆星稱為『獅子變成的男人』，在美拉尼西亞的某個島上，人們稱它們為『做 paroro 蟲料理的兩個男人』」。⁴³

四、結語

以上是筆者到現在為止總結的台灣原住民的星辰觀念和神話的全部。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 台灣原住民的星辰觀念和神話總體上非常少。這一點，應該是大林之前列舉的幾個因素、或者是其共同作用的結果。
2. 某種人（特別是不幸的人）昇天而變成星星的故事較多。
3. 在另一方面，被報告上來的神話有很多是與他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比如農耕曆法、狩獵、漁業等都與星座緊密聯繫起來。

總的來說，在這裡進行的各主題的比較，以及對於生產活動、生活環境相結合的星辰神話的研究，將是今後不斷推進的課題。本文只是此類研究的初步試論。

⁴² 伊能嘉矩：〈台灣土蕃の口碑〉，《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3(266)，1908年，頁300-302。

⁴³ 松本武男：〈星に絡る台灣蕃族の傳説〉，《台灣時報》1935年，頁47。

後記

本論文係筆者已發表的論文經修改、翻譯的而成。在此感謝為筆者提供大量幫助及寶貴意見的台中研討會的相關學者同仁，特別要感謝考試委員浦忠成先生，為筆者提供了李玉芬教授的論文，作為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最後對本文進行翻譯、校訂付出努力的日本東北大學院生黃綠萍同學致謝。

